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經濟錄卷五十一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張若湘

欽定四庫全書

名臣經濟錄卷五十一

明 黄訓 編

工部

都水下

高郵州新開湖記 劉健

高郵州之西南湖曰新開與甓社湖通而天長以東諸水盡匯於此其南北運道自杭家嘴至張家溝凡三十餘里颶風或起則巨浪掀天舟行遇之多致覆溺弘治

初戶部左侍郎白公昂奉勑整理河道乃於湖東開夾河一道曰康濟河以通行舟往來便焉然湖之老岸歲久激於西北風浪日就頹壞而康濟之河難保無虞九年都憲李公蕙適總督漕運嘗委揚州府通判施君淵董工修築未幾遷官去乃以通判韓君琚代之工未竟而李公亦物故都憲張公敷華張公縉相繼其任工部郎中謝公緝張公瑋劉公浩相繼管理凡工力措置悉委揚州府知府王君垣許君節王君恩而督勵益至老

岸之下頽椿廢石積久未除岸之不堅職此之故命夫匠入水悉出之然後釘椿下石以次修築迄十六年八月也湖東夾河之間民田千餘頃困於積水乃於河底作涵洞三以泄之歲久而湮塞河之新岸又日漸衝決田沒於水而稅如故凡業田之民流亡殆盡諸君患之仍委韓君等督工修理僅三閱月而完田既可入民之流亡者復業又自淮安至儀真一帶河岸低者增之缺者補之視舊有加故近年以來雖大水無所患而舟楫

經行者咸視為坦途焉

高郵州新開康濟河記 劉健

弘治二年秋河決汴溢於山東損運道山東守臣上其狀天子勑戶部左侍郎白公昂乘傳以往河既迄功乃視運道自山東抵揚州議所以濬治時監察御史孫君行工部郎中吳君瑞董河事與廵撫右副都御史李公昂漕帥署都督僉事屠公勝署都指揮同知郭公鋐合議髙郵州運道九十里而三十里入新開湖湖東直南

北為隄舟行其下自國初以來障以椿木固以磚石決而復修者不知其幾其西北則與七里張良珍珠甓社諸湖縈迴數百里每西風大作波濤洶湧舟與沿隄故椿石遇輒壞多沈溺前此董河事者甞議修湖東鑿腹河以避風濤便往來今欲舉運河便利宜莫先於此者白公議允遂相地興工開鑿起州北三里之杭家觜至張家溝而止長竟湖廣十丈深一丈有奇而兩岸皆擁土為隄椿木磚石之固如湖岸首尾有閘與湖通岸之

東又為閘四為涵洞一每湖水盛時便從減殺焉以三年三月始事凡四閱月而成自是舟經高郵者人獲康濟白公因采衆議聞之上名曰康濟河耆民葛璘等謂當有紀郡守貳有嘗識予者乃具事狀來請記予惟國朝貢賦之需東南過半自海運不行官舫客舟悉出於此舳艫相銜晝夜無虛時而高郵當南北之要衝顧湖水為險事誠有缺諸公於此能急先務易風濤為坦途以康濟往來且工以雇募費出帑藏使民不勞而事集

有足嘉者遂為之書

乞趁時般運通州倉糧狀　王恕

成化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總理河道刑部左侍郎王恕題臣惟京儲之充足固資乎漕運漕運之通塞亦由乎天時若導泉濬渠築隄撈淺之類皆可以人力為也至若雨澤之愆期泉脈之微細則由乎天時似非人力所能為也臣以凡庸無用之才叨膺總理河防之寄夙夜兢惕惟恐不勝凡人力之可為者臣固宜殫力為之至

於天時之不可為者以臣之愚固無如之何然亦不可不早圖而預為之計思得揚州一帶河道别無泉源止藉高郵邵伯等湖所積雨水接濟去年因是彼處地方久旱無雨湖水消耗所以河道淺澁阻滯運船幸賴朝廷洪福上天眷佑偶然大江水溢横流過壩船隻方得疏通比及到於張家灣等處却值秋雨連綿路途泥濘脚價髙貴每銀一兩止裝京糧八九石多亦不過十石原領耗米雇脚不敷以致軍士借債賣船湊補上納至

十月終方得回還所以多在沿途守凍迄今尚未有到衛者今年揚州地方仍前乾旱河道愈加淺澁雖已設法挑撈車水接濟止可補其所耗豈能增其所無慮恐今年糧運又似去年不無負累軍士訪得即今張家灣等處脚價比之去年有雨時月頗賤所宜議處如蒙乞勑户部公同總督糧儲内外官員從長計議合無該部出榜名募有車之家給與勘合趁今路乾之時令其支運通州倉糧赴京倉交納管糧主事等官躬親監臨平

斛出納仍令巡倉御史禁革奸弊就於該倉支與糧米准作脚價每十石比街市時價多加與米四五斗則人得其利而樂為之運納運穀京倉糧數而止待糧船到日若遇天雨脚貴却令將該運京倉糧斛照數於通州倉上納每石仍照今次給過脚價米數令其抵斗稍加斛面交納則軍得其便而願為之出備合用墊倉蘆蓆等項就於該倉領用如此非惟京儲不致遲悞而軍士亦得以蘇息矣

議開河修塘狀 王恕

成化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總理河道刑部左侍郎王恕題臣看得揚州一帶河道南臨大江北抵長淮别無泉源止藉高郵邵伯等湖所積雨水接濟湖面雖與河面相等而河身比之湖身頗高每遇乾旱湖水消耗則河水輒為淺澁不能行舟若將河身比湖身濬深三尺則湖水自來河水自深雖遇乾旱亦不阻船前項河道自南至北四百五十餘里中間除深濶不用挑濬外其淺

窄可挑濬去處尚有二百餘里約用九萬餘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一十萬八千餘石捲埽打壩共用樁木一萬六千餘根草二十餘萬束及看得高郵湖自杭家嘴至張家溝南北三十餘里俱係磚砌隄岸每遇西風大作波濤洶湧損壞船隻失落錢糧人命不可勝紀況前項隄岸之外地勢頗低若再濬深三尺闊一二丈起土以為外隄就將內隄原有減水閘三座改作通水橋洞接引湖水於內行舟仍於外隄

造減水閘三座以節水利雖遇風濤亦無前患若興此役約用二萬三千餘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一萬五千六百餘石合用築隄樁木五萬四千餘根草二十七萬餘束造減水閘并改造通水橋洞約用樁木磚石等料并工價銀二百餘兩又看得揚州灣頭鎮迤東河道內通通泰等四州縣二千戸所富安等二十四鹽場其間有魚鹽柴草之利在前河道疏通之時二千戸所運糧船隻俱在本所修艌客商引鹽

裝至儀真每引船錢不過用銀四五分揚州柴草止每束賣銅錢二三文近年以來河道淤淺不曾挑濬加以天旱雨少河水乾斷舟楫不通魚鹽柴米等項通用旱車裝載二所運糧船隻不得回還本所牛車脚貴柴米價高以致客商失陷本錢軍民難以遣日前項河道自灣頭起至通州白浦止三百四十餘里俱用挑闊八丈深三尺約用八萬五千六百餘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十萬二千七百九十餘石再看

得雷公上下塘句城塘陳公塘俱係漢唐以來古蹟各有放水減水閘座年久坍塌遺趾見存近年以來止是打造土壩攔水隨修隨坍不能蓄積水利若每塘修造板閘一座減水閘二座潦則減水不致衝決塘岸旱則放水得以接濟運河以上四塘共造放水板閘四座減水閘八座除舊有磚石外約用新添磚石等料雇直并匠作工價銀二千餘兩雜工止用各塘見在人夫不必勞民動衆臣雖無識詢之於衆咸以謂若將以上三件

河道依前整理庶幾舟楫疏通永無淺阻風濤之患而為往來軍民無窮之便但緣前項工程浩大合用人力錢糧數多況揚州府地方連年災傷人民窮困倉庫空虛兼且邇來玄象示警强敵犯邊人心驚疑如斯之役未易輕舉須候時和歲豐人力寬舒方可為之惟修理陳公等塘閘壩一事既不起倩人夫止用前項工價為之頗易合無於本府收貯解京船料銅錢内委官支給收買物料修造閘壩亦可以蓄積水利接濟運河

揚州府重修白塔河記　王璵

維揚郡治東北兩舍許宜陵鎮側有河名白塔蓋古運河支流以南屬於江北達於淮者也皇明宣德壬子平江伯陳公瑄疏浚舊道建新開大橋潘家江口四閘以蓄洩水以便江南漕運歷歲滋久中多壅閼舟既不通閘亦隨毀迺者成化癸巳冬廵河郎中郭君昇以為言上其事於總督漕運都御史李公裕以詢於衆得修河事宜以屬郭君而總其成焉郭君於是召集旁近兵民

二萬人疏舊河二十里築東西捍水堤四十里建通江大同二閘其大橋新開閘之故存者咸修復之又增建土壩三夏月潮漲則由閘冬月水涸則由壩又建減水閘五以防泛溢淺鋪五以備疏瀹至於蒞事有廳享神有祠保障有巡檢司凡有益於河者無不為之經始於丁酉三月以是年六月畢工通判鮑克寬具事顛末來請記予嘗考之吳城邗溝訪於左傳渠通江湖載之遷史唐漕江淮撤閘置堰宋至紹興易堰以閘則漕河之

出於揚境者最為切要漕法之講於儒先者最為詳備漕數之給於縣官者最為豐溢大抵建國於西北為不拔之基取材於東南供不貲之費由今視昔初無少異興事勸功有待於人此白塔河之所為濬理於今日也雖然古人嘗謂潤州北距瓜步沙尾紆匯六十里舟多敗溺遂徙漕路由京口埭沿伊婁渠以達揚子歲無覆舟且減運錢數萬今京口埭既淤淺不勝重載則由常州孟瀆河入江遡流而趨伊婁回遠百八十里視六十

里既兩倍之而大江風濤之險漂溺之患月所不免又非但嵗中見之而已也斯河既成則江南漕舟出孟瀆者可徑投斷腰洪入夾江三十里入河又四十里而達揚境脫不測之淵以即安流亾盜竊之虞而游樂土蒸徒歡呼無事轉挽篙工柁師㧞臥而至其為省費又奚翅數萬而已也使非李公之經畧郭君之籌畫而欲望其力排羣議茂纘成蹟施加當時敷被後世如此役者庸可得乎李公字咨德南昌人巡撫淮南焯有風烈郭

君字騰霄濠梁人治水徐淮之間亦累著奇效以不係於茲河也皆略而不書而特書其興利拯患充國惠民之一事俾列之貞石以為後來者勸云

儀真縣復通濟閘記 王㚟

儀真縣城東南自成化甲午提河工部郎中郭君昇疏言於朝置閘曰臨江曰通濟曰響水曰裏河口而通濟當其中方其置閘也閭閻駔儈之家狃於壩利往往浮言喧騰謂有洩水過鹽之患若無事於置閘然者及閘

成僅於兩紀而通濟遂廢蓋置之既不協於其心則廢之適墮其計雖有訏謨遠識知其不可廢者亦漫無諫正聽其廢焉而已矣夫通濟之所以不可廢者何也潮之至也不踰時而遽退船之羣次於閘也銜艫接舳無慮二三百數以無慮二三百數之船而當倏退之潮茍無通濟紓匯豬蓄有以逗其勢遏其衝將使跬步隅於千里頃刻淹於旦暮前響水而弗及後臨江而已遠其不貽淺涸損壞之患者幾希癸亥之厄可監也故臨江

諸閘不可無而通濟尤不可無則尤不可廢也廢之者私智也縱其廢之者私意也夫事不更變曷見其的於是南京工部分司署員外郎何君白於總督漕運兼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公公韙其議檄通判揚州府事韓侯知儀真縣事馬侯協力起廢而主簿唐侯暹義官許晟夏麟耆民柳瓚夏價盛清臧昶張綸共涖厥事肇事於弘治乙丑正月朏四閱月訖工凡用物以株計松杉榆木三百七以斤計黃白檾蔴八百五十生熟鐵

八百軟篾油灰各二百炭千二百以石計秫米七十灰千二百二十五總費白金二百四十二兩有竒閘高一丈五尺南北隄燕尾共長三十一丈甃石五百八十三丈五尺䃺石千七百四十九丈雖閘址仍舊而規制加壯適提河工部郎中張君至淯吉啓閘飛艘舞艦與潮下上蒸徒稱便無復淺涸損壞之阨其慮焉俟以予縣人也請書前賢置閘之難後人廢閘之易而復之者之有光於置之者焉且俾嗣令修飭毋騖私效尤貽患於

無窮予謂柳子有言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為是習而循之為非恒人且猶知之不足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斯令之所以復通濟之意乎歐陽子有言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於殆廢自古賢智之士為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始作之心則民到於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斯令之所以鑱石昭後之意乎張公名縉字朝用陽曲人成化己丑進士歷總臺憲式惠淮土尋入為戶部右

侍郎何君名垕建昌人張君名瑋吳人韓侯名琚河南人馬侯名論遼陽人

閘對記　黄瓚

予奉命督運艘於儀真與鄭水部克明楊水部汝珪議啓閘省壩費有事閘司者皆安常襲故以為不可時克明已去予與楊水部持議益堅乃集儀真衛指揮金鏜劉俸知儀真縣事李文瀚儀真縣學教諭盧繡訓導吳正葉逢春於舟舉一木諭之曰以此椓平水盡所過舟

較決水幾何衆皆白諾既而視之減初則二分許予曰水拔自近爾也再移時自遠而集當不減毫髮明旦視之果然衆議遂沮客有過予問所以予隨答而責之以賀楊水部將以定浮議而開永利也水部覽而頷之曰此殆都憲黃公記修閘之意也時桐城張君履謙亦在坐曰嘗見遂菴先生亦言之於是遍覽諸閘二公之外復得先少宰錢公太宰王公之文於敗垣荒壤中喜而相謂曰閘之興廢公論其定於是矣然不利於鄙人弗

壽諸梓必相繼埋沒前人惠利之功雖復於今日安知
將來又不惑亂於浮議乎水部曰然請命之名曰舉墜
錄水部曰稱情哉既而取前稿於水部將裂之水部曰
謂何曰凡吾所聽見者四碑盡之矣安用此贅詞哉水
部曰諸老之文學士大夫所能解若夫親履而嘗試之
是非利害如示諸掌可以考實跡可以論衆人則子之
言夫請續碑記之後因併刻之正德戊寅夏五月十日
予在儀真既啓閘通運船客有過予問之曰往者閘司

懼洩水禁弗啟予今啓之水弗洩而舟獲濟何所見而

然耶曰見夫理而已客曰理安在曰夫閘首裏河口中

通濟羅泗尾閘潮閘潮距裏河口五里許可容二千艘頃入

通濟纔十一鱗次以待閘下而啓上水既平不費索挽

起末初終申而畢其所洩者長不過一里廣不過十尋

深不過三尺以此之洩計淮南江北之瀦如其長者幾

四百如其廣者何止二萬倍以二因四為數八百萬則

每一啓閘八百萬分纔去其一耳何洩之足慮客曰嘗

見夫閘司廹於不得已而一啓也旣牽於閘之兩翼復綆引於西隄之絞關終日不盡二十船何也曰下不閉而河啓人力不足以勝水勢也予故曰閘政之廢絞關為之也客曰絞關所以禆政而謂其廢焉何也曰北河之閘地勢猶梯級閘於下而受水於其上舟非亟挽恐上喝而不能入入而不能隱乃倚力於絞也今通濟閉而裏河啟水平舟運帆舉篙刺之力耳焉用彼為哉惟無以遏奔放之勢而强以人力水易淺而舟難進此浮

議乘而沮之也客曰天下水彼盈此亦盈彼縮此亦縮也何清江之閘長啓而不閉隄塘備澇之斗門又從而減洩此則惟恐滲漏禁弗啟豈水之性失其平消長盈縮不相通洩於彼者則無與於此洩乎此者猶貽患於彼耶曰人心之偏於水乎何尤謂彼之洩無與於此之盈縮譬之盎貯甌甌漏於左而曰無與於其右孩提有識者不如是之愚也寧減有餘於無用之地而不於此利舟楫譬之廚有餘飯顧乞兒之哀求弗與舉而覆諸

汙渠中有人心者似不如是之忍也客曰彼不有大禁胡執泥至此曰無也居貨庸力之徒利於壩故閘一開納賂洩水之謗起而在耳目者多不察此自好者寧廢公道而弗任怨報謗奔走下吏醺其醲而舐其胥一唱百和惟壩焉是附於是閘政日廢前賢建置之盛舉朝廷濟利之大惠遂為虛文焉客曰北閘之水源不息放之則縮閉之則聚其常也若此盤盂之積值經月不雨閉而不洩技窮矣則將何以益之予曰潮有大小有定

候俟其至而啓閘俾内灌既平閘而留之使乗潮之舟不沮淺而裏河之納且不退如是再三可以變淺涸而為盈溢顧謂泱水而不啓何其謬哉客仰而笑之曰往者大水裏艱運而外艱入工部郎中吳君諭執役者以借潮衆竊笑之君令稍削壩已而潮至艱於外者乗勢而湧入内之不能運浮而前兩厓之艱運船商船皆德君之惠鼓掌踴躍以君為神明如子之論君殆有見於閘而目之於壩焉耳豈真神明也哉曰然客起而嘆曰

為政在人聖人之至論客乃揖謝而退

儀真縣新建攔潮閘記　楊一清

弘治辛酉春二月二十四日儀真縣新建攔潮閘成便漕也儀真為漕河自前代已然我國家定都北方歲漕東南粟以供京師多由此道蓋喉襟最要地也顧漕河之水至是當入江高卑勢殊河易洩且涸宋嘉定間守臣建白置三閘為蓄水計尋廢再舉再廢國朝洪武辛亥始即其地築而壩之舟下之上必車壩乃達不盡剝

載則不敢以舉力稍不齊舟輒壞由是儀真之地舸艦雲棲販鬻喧闐闤利之徒萍聚而蟻附居貨食力惟壩是便閘不復講矣成化甲午巡河郎中郭君昇建議置閘四為東關為響水為中閘為羅四閘以通於江一時稱便獨妨罔利者煽為洩水之説任耳者和之閘遂不用弘治戊申朝廷用言者下工部撽郎中施君𢗾相所宜復東關羅四二閘廢響水中閘而新之舟復通利焉然江濱無閘潮無所瀦上閘啓注不可遏於是復起洩

水之議漕運總戎郭公鋐嘗欲增置濵江攔潮閘或謂江濵多浮沙不果弘治巳未冬都察院右都御史張公敷華奉勅為廵撫總漕事有以攔潮之策獻者公詢於衆揚州府同知葉君元進曰元嘗承檄董濬河濬及江濵深七尺土黄壤無沙閘必可置公曰然遂以聞即得旨乃會郭公檄葉君任其事君受命惟謹會籍程物卜以庚申十月八日始事度地勢定造閘之規髙一丈八尺中廣二尺八寸袤三丈翼而東西亘加袤之二爰琢

爰甃犬牙相入磨礱剷礇痓削砥平疊石數重以固其涯松樁節比以固其底凡用物以段計者石八千七百九十以株計者木五千四百七十以片計者板四百九十以斤計者鐵二千九百八十蔴一千六百七十篾六百十桐油一百以擔計者石灰二千一百三十粳米四百八十秫米三十三諸庸售所取直得先年濬河羨餘銀千兩有奇不責辦於有司故工鉅而官不知費方役之興監察御史馮君允中行河至顧瞻稱與為之指畫

俾急圖厥成廵河郎中劉君繼至偕工部主事鄧君亦胥督勸羣僚嚮風百工子來故事集而人不告勞距經始之期纔四閱月耳馮君謂閘啓閉宜有定規乃會劉君議視河盈縮及潮之長落啟閉傳檄有司遵行之是歲江河會通舟無留行揚旗伐鼓通數十百艘於飲食談笑之頃視車壩之勞固有不待較者比秋霖潦洊甸湖水大漲得以時洩不横決為隄堰害亦惟是閘賴焉所省漕運之費歲當若何民船商舶所省又當若何以

歲繼歲吁其不可量也於乎天下無難為之事顧為之何如耳其始也存乎志而其成也存乎決書曰功崇惟志惟克果斷是也昔虞文靖公嘗言善為政者當為其所不可不為不敢擅為其所不得為與輕為其所不必為斯可矣是閘為漕運計為天下計在公誠不可不為者然非志之崇則曰曷仍舊貫非力之斷則曰曷為斂怨欲其果於有為難矣不然自有閘議以來凡歷數政終以異議者衆莫適任責故亟舉亟罷迄無成功公始

至而即圖之謀定而身任之擇人而委之雖羣咻衆鬨屹不為變其志與斷有過人者不於是乎徵耶然吾每見世之仕者有所舉動輒為異議所沮其同事者謂功不已出從而媒孽之唯恐費甚焉況奉行其下又無良有司虛文取辦徒勞無益以增茲多口者皆是也坐是以隳厥成者多矣公興是役馮君諸賢既賛其決於上又為之規議以圖其永於正未甞有所沮撓而奉以周旋又有若葉君心計目揣舉無遺力經營結構無一弗

當意者暫費而大蠲百年來所當為而未及為者一旦從容為之騰口之徒不敢復出一語是雖公之忠信所孚風聲所動而諸君協謀宣力其功顧可誣哉故併書之石以告來者俾嗣守之勿復惑於浮言以隳前人之功也

東關閘記　莊昶

儀真東關閘工部主事夏公育才所建也公以上命來督儀真謂儀真京師喉襟之地轉輸漕運之所必由朝

覲商賈之所必涉有京師不能無儀真也然儀真五壩又非取給於東關不可五壩盈則蓄東關以待其涸五壩涸則決東關以濟其急有五壩又不能無東關也是五壩者用於儀真東關者用於五壩也公汲汲於此豈為儀真計哉京師計也天下計也公之用心朝廷可謂至矣公既開人有謂公於其者曰儀真五壩之地一窪沼也以京師之大賴其力於此尋丈之濟豈可深慮哉然欲為京師計使儀真五壩不費餘力而國用自充豈

有難者昔虞文靖公送祠天妃二使者謂國家之東萑葦之澤濱海而南者廣袤相乘淤沮可稻之地何啻千數百里使若東南之人隄圩而田之給牛種農具為之屯種寛其賦之入可省江南漕運之半而儀真五壩之力當亦不可廢也今謂儀真距急水河之地高下不下數丈使塞爪埠決六合野浦橋之淤塞乃自急水河以達於儀真長江大河風帆浪舶瞬息千里孰之能禦而儀真五壩又將可以併省矣公之所以為朝廷計者乃

不於此而於彼何哉某曰不然予將以已之所涉者以料公也公豈不知乎此哉某以病廢所謂國家濵海而南之地足跡未甞一至不知果可以屯田否也又不知虞文靖公之説行於古者而亦可以行於今也使其可行從前之説則屯田之入但可以省夫江南漕運之半而其半又果能不藉夫五壩之力哉從後之説其策雖無可議然水之髙下亦未可遽以口舌而爭使果如是則江空水落之時而視夫夏潦瀰漫之日又不知其能

同否也茍有不同而五壩又可廢哉而東關之閘不可廢也蓋公之學有本末故其政有緩急緩者效大而用力常難急者效速而用力常易公知三者皆善故先其易而後其難而若所謂以急水河達於儀真公之友夏官主事婁君元善已上聞矣元善之論公有不知若乎知之公有不為之成乎以元善之論而公成之公之功也至若文靖之説真不甚易非有回天倒海之力不可以其艱之公可辭乎使公不以為難而又極其力焉則

國用尚何不充之有公殆將以是三者次第行之而謂公不知出乎此者不知公也不然則善與人同不求不忮者又豈無一道乎知急河水之論儀真之水未可遽達使併五壩而遽廢之則往來京師者以求於目前閘東闕者急水河地也知屯田之說以天下之事能無齟齬使急水河之舉茍有不善則為迂談何以取信於上成急水河者屯田地也此裁成左右之精經綸造化之妙人不及知而公獨知之而其竊窺見之者必居其一

於此矣嗟乎天下之治使皆結繩使皆野鹿則已如欲酬酢乎其他則計之大者亦無以過於此也而若公者尚可為之訾哉公名英育才其字世家吉水云莊定山集

京口運河疏濬記倪謙

鎮江為郡瀕揚子江通江有河曰運河與江北瓜州相直凡蘇松江浙閩廣之人舟出於江者率由是徑而易達然自京口閘至常郡犇牛壩一百六十餘里間地勢高隆河形淺狹止利小舟之行其漕運鉅艘與夫官民

船舶俱從夏港涉大江經圖山始克有濟水道迂遠暗沙險阻不時風濤發作輕則檣傾楫摧重則覆溺戕生或遇寇盜動罹刼害且並河之田一遭旱暵則水脈枯涸不能浸溉坐受飢饉公私病焉景泰間郡長吏欲事疏濬具疏以聞詔巡撫工部尚書周忱相度事宜勘計工費疏入而公以謝事去天順間總督糧儲都憲李公秉繼巡撫於斯詔下覆實以行公始圖經費以舉是役尋召還朝後巡撫都憲崔公恭奉命踵至以為便國利

民莫切於此遂與郡守林公鶚申度前議自新港至犇牛舊河則疏濬深廣京口呂城舊閘則修甃頹缺别於郡城減度橋增置一閘用以瀦水潮汐洪大則開閘放舟微小則閉閘車壩庶水有所蓄舟楫通利田畝沾沃永為民便所用衆材則於浙江嘉湖二郡取之徒役匠石則於蘇松常鎮四郡取之議定乃事興鳩裒材用鳩工徒嚴期約刻日咸集分官各司其役至於規畫勸督則身親涖焉趨事惟勤並手偕作舉鍤如雲斸土如山

其河狹者拓之淺者鑿之務底深廣使多受水其閘舊則培其崩頹補其刓缺完復前規新則下木為樁實甓為基纍以灰石固以鐵鍵制度如式務底堅緻以時蓄洩常使水與閘平不致盈縮以某年月日興役某月日役止其為費木以株計若干石以方計若干鐵以斤計若干役以工計若干初役之興也下民頗以為勞逮今十數載閒水常瀰漫非惟舟楫得涉安流賴免風濤寇盜之虞而田畝得資浸溉大享豐穰之利益思前人之

德不置咸欲刻石以紀其績丹陽尹蔡侯實因民之情
乃具述疏濬設置顛末屬言為記惟濬畎澮距川禹之
績也自井牧溝洫之制廢而後河渠之利興古昔能濬河
導川者史不絕書則水之為利誠為政之先務也功之
鉅者其費侈利之博者其勞多然不一勞者不永逸不
暫費者不永寧故於是役李公不卹其費志圖興舉於
前而崔公不憚其勞力任其責於後則卒底於成者崔
公之功也不亦能急先務者歟故今遺惠在人豈惟起

人無窮之思而偉蹟在世其必郡乘載之國史書之與古能濬導者同垂名於不朽矣遂書以畀之使刻焉倪文僖公集

常州府重建犇牛閘記　王璵

距毘陵城西三十里其地為犇牛堰泝堰水西行百八十里歷雲陽達京口為餫河其地勢東傾蓋堰不足以時蓄洩也古嘗於京口呂城奔牛為三閘皆莫詳其刱始璵嘗觀史記丹徒水道自六朝來通吳會隋初有詔

浚治則是閘在齊梁前已有之宋陸放翁所謂自叔為是運河三閘已具其說近是大業之役閘當與河相為廢興而志不書至元符嘉泰始兩書修復則上下數百載閒其缺而不書亦已多矣國朝洪武己酉閘廢更導其支流東北出於堰為壩自是餫河不復通重載漕舟多出孟瀆河濟江江行險遠歲不能無覆溺之患天順己卯今冢宰崔公克讓為都御史巡撫江南因民之虞患也為言於朝請復建閘營度適宜委畀得人曾無幾

何而五閘告成其在常境者犇牛下閘是也成化戊子都御史邢公克寛來繼謂奔牛猶有上閘其遺址尚存盍亦修建俾互為啓閉遂以其事付之常守卓君天錫而以武進邑丞宋瑛董役事給費於公帑役民於農隙其經畫之良成功之速與下閘等矣夫自堰廢為閘閘廢為壩言水利者時有訾病今閘與壩兩存之春夏水溢則由閘秋冬水涸則由壩壩可瀦而閘無壅也根遺跡筴成筭以開永圖夫豈樂因循而好自用者所能彷

彿其一二哉閘成之明年同知謝君庭桂以屬予記夫國家自移都北京其材賦多取給東南正猶漢之山東唐之江淮也引渭穿渠含嘉轉漕當時最稱便利然水有底柱之險持異議者亦嘗改作卒無成功是役於智巧而不覩形勢之順逆監古今之成敗者也近議亦有謂自七里港疏河越黃墳岡以受江水而崔公不用用之幾何不為褒斜取道而邢公繼之理其未備無事更遷其亦異於鑿三門以重為梁棧者遠矣二公歷臺

省雅有才望其出殿南圻也威惠並行為國足用為輸將繇使脫險繫斯舉也餘可類推卓君克承克引民不屬而功自倍施之守官用成佳政皆不可以不書夫書前人之跡以昭示後人俾嗣守之勿墜謝君之用心亦良厚矣於是乎書

漕船志 馮廷用

予鄉席君文同以進士出宰郏城入拜工部都水司主事奉命分司清江船廠甫至興利滌弊多所裨益逾年

稍暇即於廠旁及分司左右皆樹大匾以標識之又通年代考據漕船沿革次第走使過南京屬予為之記文同為政知所重矣清江船廠在清河縣之南距淮安三十餘里因臨於淮水故名清江云其地平衍彌望曠然蓋南北一要衝也我太祖高皇帝混一區宇定鼎金陵九州百夷任土作貢肆我太宗文皇帝中靖家邦益隆繼述於順天肇建北京爰命文武大臣各一員濬開河通舟楫以有海運轉輸之半行之未久海運遂罷今所

謂清江衛河二提舉司皆當時成議於為便宜可久者
累朝相承畧加損益至英廟時江南江北始限為船一
萬一千七百有奇清江十九衛河十一後清江運船之
數復析浙江南直隸等衛俾歸自成造隸於清江者惟
南京鎮江江北直隸諸衛所而已每船價銀一百二十
兩所徵船料初取諸江西湖廣四川福建直隸徽州諸
郡縣民苦解納往返經年破產蕩家公私俱困軍士亦
往往有支料不敷展轉賠補之患殆有緣此而鬻子出

息轉相逋逃者有司具實以聞朝廷采羣議湖廣荆州府浙江杭州府直隸太平府委部官抽分以充清江衛河造船之用淮安抽分則令本司自領之通計每歲例該銀二萬六百七十兩蘇杭淮三府人匠銀三千三十兩每歲額造五百二十三隻江南諸省府不例數內迄今遵守以為定規項者總督漕運右都御史安福張公總兵官都督同知合淝郭公奉詔入朝會同本部尚書曾公等首建大議復增入官銀二千三百七十兩總計

官給銀二萬六千七十餘兩并各軍士原額自辦銀二萬三千七百餘兩總得每歲共用銀五萬餘兩瘕兵困卒頓覺少甦此鼂大夫所謂節其力而不盡邵夫子所謂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者也夫論大計者不惜小費圖遠效者不屑近功今計費而給之雖錙銖必較計艘而督之雖沈覆不恤加以羅織多事之吏爭衒虛名遠謗避嫌之人僅守成案數運之後為弊日滋吾恐軍民皆憊上下匱乏不知何拯救之方通融之術可以處

此而後得耶嗟乎天地間財貨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孔子曰節以制度曾子曰用之者舒正使劉晏諸人復用於世千岐萬徑徒爾紛更吾聖賢之語足矣理財之道要不過此庸系此於末簡為清江船廠志且以告夫將來從事者萬一吾君吾相有問焉當執此以對此予日夜所有事而愧未能也亦文同所以刻石之意也於是乎書

清議篇

唐龍

漕運錢穀之府乃露積於舟而持之者又動戾約束故奸利易滋獄訟煩興而不息焉特置理刑主事以掌其案厥職專矣其他不領於漕運若吏之掊克有詞民之爭鬭有詞商之逋債有詞則一聽犯於有司而主事不與焉此不易之制也邇年理刑者不惟於漕運之牒而聽斷焉諸例所不與者一切傍侵兼受廣捕逮密羅織繁案牘日奬奬然越俎代庖官之僭也十羊九牧民之殘也清議咸不直之而譊譊詶詶騰於道路達於京師

減職褫銜者凡幾人於是當代者咸懼其來來者欲去去者欲速若不可一日居也嘉靖戊子春獲拜董漕之命都下士夫語以是故而憂之少宰中峯曰而今理刑者乃李子尚絅志明行潔達於政體毋用為憂四月涉淮之境上問之父老曰賢哉理刑問之齊民曰賢哉理刑既而夷考之吏之詞至辭民之詞至辭曰自有主者若商人爭猥瑣之利益弗屑以淆其政乃喜曰辦治哉慎度哉於是盡檢漕運諸刑牘次第授之則曰是乃攸

司敢不審克之奸則詰蠹則翦貪則縶侵漁則割正一允以常刑而無所於貸令斯昭昭然至於疑者辨其誣冤者伸其理困者疏其滯哀矜惻怛又若不可以已繁詞不連於庭私謁不跡於户政有常經民弗擾矣由是清議秩然以定颯颯然興焉然則豈有不可居之不善斯不善爾居之善斯善爾李子方得代父老齊民赴予留之而不可得也乃著清議篇以彰之且欲其慎之終身云 漁石文集

河議宋濂

宋潛溪曰比歲河決不治上深憂之既遣平章政事嵬某御史中丞李某禮部尚書台哈布哈沈兩珪及白馬致祀又置行都水監專治河事而績用未之著乃下丞相會廷臣議其言人人殊濂則以為河源起自西北去中國為甚遠其勢湍悍難制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何也河源自吐番朶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鄂端諾爾譯云星宿海也自海之西又

匯為阿拉克諾爾二澤又東流為齊賓河而齊爾綽克之水由西合呼喇之水從南會雅爾楚之水復至自東南於是其流漸大曰托喀尼譯云黄河也河水東行又岐為九派曰伊遜鄂羅木譯云九渡也水尚清淺可涉又東約行五百里始寖渾濁而其派益大叒甘思東北鄙有大山四時皆積雪曰伊拉瑪博囉又曰騰格哩哈達譯曰崑崙也自九渡東行可三千里乃至崑崙之南又東流過庫濟庫德二地至哈喇博勒齊爾與納琳哈

喇河合又合奇爾穆蘇二水乃折流轉西至崑崙北既
復折而東北流至貴德州其地名博勒齊爾自崑崙至此
不啻三千里之遠又約行三百里至積石從積石上距
星宿海蓋六千七百有餘里矣其來也既遠其注也必
怒故神禹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
孟津洛汭至於大伾大伾而下釃為二渠北載之高地
過洚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趨碣石入於渤海然自禹
之後無水患者七百七十餘年此無他河之流分而其

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砱礫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迹漸至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孝武時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汎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横也逮乎宣房之築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其後又疏為屯氏諸河河且入於千乘縣德棣之河復播為八而八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兖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由是而觀則河之分不

分而其利害昭然又可覩已自漢至唐平決不常難以
悉議至於宋時河又南決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
東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湍悍難
制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河
破金隄輸漕鄆地幾千里悉為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為
尤甚莫若浚入舊淮河使其水南流復於故道然後導
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
平矣譬猶百人為一隊則其力全莫敢與爭鋒若以百

分而為十則頻損又以十各分為一則全屈矣治河之要孰踰於此然而開闢之初洪水泛濫於天下禹出而治之水始由地中行耳蓋裁成天地之化必資人功而後就或者不知遂以河決歸於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此迂儒之曲説最能僨事者也濂竊憤之因備著河源以見河勢之深且遠不分其流決不可治者如此儻有以聞於上則河之患庶幾其有瘳乎雖然此非濂一人之言也天下之公言也

按景濂此議作於至正間予嘗聞前輩云禹貢曰導河自積石未窮其源也漢張騫云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於葱嶺唐薛元鼎云得河源於崑崙蓋皆傳聞毋迨元起沙漠太祖征西夏至黄河九渡蓋在崑崙西南憲宗命錫里征西域六年拓地四萬里而河則在域内所謂星宿海得之目覩也景濂引援示人詳矣若夫治河多分其流亦確論也

河源辨 王鏊

客有問河源者王子曰是非予所及也雖然予以為必出於崑崙曰子何以知之曰予以理知之山與水同原天下之山起於崑崙天下之水出於崑崙無疑也曰子不聞乎昔元世祖欲窮河源遣使行四五千里至吐蕃朶甘思西部有曰鄂端諾爾者華言星宿海也有水百泓望之如列星此河源也踰崑崙二十餘日矣予曰西域之跡發自張騫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遠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於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班超遣掾

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覩所謂崑崙也何元使得之易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外國圖云從大晉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今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之近乎自昔言崑崙者皆在西北元使所圖乃在西南何也兹則元使所謂崑崙者果崑崙乎所謂星宿海者果河源乎未可知也爾雅云河出崑崙墟色白并於七百川色黄山海經云崑崙之丘河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氾天之水洋水出焉西南流注於醜塗

之水黑水出馬西流注於大杅淮南子云崑崙之墟河水出其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佛經阿耨山頂有大池水分流為四大水入中國者為黄河入東海其三入南海北海西海為弱水黑水之屬穆天子傳云阿耨達山出六大水西南有水名遥奴小東有水名薩罕又東有水名恒伽三水同出一山俱入恒水阿耨即崑崙也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出崑崙有五大源分流為諸水洛書曰河自崑崙出於重野逕積

石為中國之河古書所紀先後一轍豈皆不可信而元使獨可信乎是為其得之親見也曰古之至人夫獨非親見鑿空以欺後世乎釋氏生於天竺穆王宴於瑶池夫豈非親見乎而疑之也然則元使其誣乎曰吾嘗考之河有兩源一出于寘一出崑崙之墟且漢使亦嘗窮河源矣謂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為崑崙然非古所謂崑崙也元使所見其殆是乎若崑崙之墟彼固未之覩也且天竺諸國有身熱頭痛

之坂縣度之阸熱風夏雪毒龍惡鬼猛虎獅子之害元使亦嘗歷此乎淮南子載崑崙之上有木禾珠樹玉樹懸圃閶風十洲記謂弱水繞之上有金臺玉闕之類元使亦嘗覩此乎雖其神怪恍惚不可盡信而河源之出於是不可誣也近有佛圖調者謂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郭璞謂别自有小崑崙也則崑崙固非一乎曰崑崙之遠近不一然則河源惡乎定曰水經云崑崙之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陬東南流入渤海其源一出于寘之南

山北流與葱嶺合東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于寘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鹽澤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此定論也予見近世之論河源者每以一夫之目廢千古之論故為之辨 山居雜著

除民之害 丘濬

臣按天地間為民害者在天有旱潦之災在地有河海之患然雨暘之為旱潦也有時而人猶可以先事為之備若夫河海之患則有非人力所能為者矣雖非人力

所能為而人君有志於為民者其忍坐視而付之無可奈何哉中國之水非一而黄河為大其源逺而髙其流大而疾其質渾而濁其為於中國也視諸水為甚焉自禹疏九河之後遷史河渠書述之詳矣臣請探厥本源自張騫使西域之後説者咸謂河出崑崙至元世祖始命其臣篤實者西窮河源得其源於吐蕃朶思甘之南曰星宿海四山之間有泉近百泓匯而為澤登髙望之若星宿然胡言所謂鄂端諾爾也其地在中國西南直

四川馬湖府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府之西北一千五百里較之崑崙殆為近焉自西而東合諸河水其流寖大東北流分為九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格哩哈達即崑崙也繞崑崙之南折而東而北而西復繞崑崙之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始入中國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東北繞朔方上郡又東出境外經三受降城東勝等州又折東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折津為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壤吞

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磯以防閑之旁激奔潰不遵禹跡故虎牢以東距海口二三千里俱被其害方禹之導河其河蓋自西而東又轉而北之東以入海焉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東注勃海繼決鄃子又決館陶遂分為屯氏河二河相並而行元帝永光中河水始分流於博州屯氏河始塞後二年又決於平原則東入齊入青以達於海下流與漯川為一宋熙寧十年河又分為二派一合南

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是時淮僅受河之少半耳
金之亡也河始自開封北衛州決入渦河以合於淮舊
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東至虞城下達濟寧州界本朝
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黒陽山東經開封城北五
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
於淮而故道遂淤永樂九年復疏入故道正統十三年
又決滎陽東過開封城之西南自是汴城在河之北矣
又東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東北而

入於淮焉抑通論之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于今則自西而東而又之南矣河之所至害亦隨之卹民患者烏可不隨其所在而除之哉禮曰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獨也以其獨入於海故江河淮濟皆名以瀆焉今以一淮而受大黄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為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為並河州郡之害況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沁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曩時河水猶有所潴如

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水之歸而無消滴之滲漏矣且我朝建國幽燕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必由濟博之境則河決不可使之東行一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運不至其害非獨在民生且移之國計矣今日河南之境自滎陽原武由西迤東歷睢陽亳潁以迄於濠淮之境民之受害而不聊生也甚矣坐視而不顧歟則河患日大民生日困失

令不理則日甚一日或至於生他變設欲興工動衆疏塞並舉則又恐費用不貲功未必成而坐受困弊然則為今之計奈何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又曰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古今治水者要當大禹為法禹之導河既分為九以分殺其洶湧之勢復合九為一以迎合其奔放之衝萬世治水之法此其凖則也後世言治河者莫備於賈讓之三策然歷代所用者不出其下策而於上中二策蓋罕用焉往往違水之性逆水之勢

而與水爭利其欲行也強而塞之其欲止也強而通之
惜微眇之費而忘其所捐之大護已成之業而興夫難
就之功捐民力於無用糜民財於不貲苟顧目前遑恤
其後非徒無利而反有以致其害因之以名禍亂亦或
有之顧又不如聽其自然而不治之為愈也臣愚以為
今日河勢與前代不同前代只是治河今則兼治淮矣
前代只是欲除其害今則兼資其用矣況今河流所經
之處根本之所在財賦之所出聲名文物之所會所謂

中國之脊者也有非偏方僻邑之可比烏可置之度外而不預有以講究其利害哉臣願明詔有司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徵赴公車使各陳所見詳加考驗預見計定必須十全然後用之夫計策雖出於衆而剛斷則在於獨擇之審信之篤而用之專然後能成功耳不然作舍道傍甲是乙非又豈能有所成就哉臣因朱氏之言而求大禹之故深信賈讓上中二策以為可行蓋今日河流所以泛溢以為河南淮右無窮之害者良以兩瀆之

水既合為一衆山之水又併以歸加以連年霖潦歲歲增益去冬之沮洳未乾嗣歲之潢潦繼至疏之則無所於歸塞之則未易防遏遂使平原匯為巨浸桑麻菽粟之場變為波浪魚鼈之區可嘆也已伊欲得上流之消洩必先使下流之疏通國家誠能不惜棄地不惜動民舍小以成其大棄少以就夫多權度其得失之孰急乘除其利害之孰甚毅然必不惑於浮議擇任心膂之臣委以便宜之權俾其治河流相地勢於其下流迤東之

地擇其便利之所就其汙下之處條為數河以分水勢又於所條支河之旁地堪種稻之處依江南法創為圩田多作水門引水以資灌溉分疏之後水勢自然消減然後從下流而上於河身之中去其淤沙或推而盪滌之或挑而開通之使河身益深足以容水如是則中有所受不至於溢出而河之波不及於陸下有所納不至於東溢而河之委易達於海如是而又委任得人規置有法積以歲月因時制宜隨見長智則害日除而利日

興河南淮右之民庶其有瘳乎或曰若行此策是無故捐數百里膏腴之地其間破民廬舍壞民田園發人墳墓不止一處其如人怨何嗚呼天子以天下為家一視同仁在此猶在彼也普天之下何者而非王土顧其利害之乘除孰多孰寡爾為萬世計不顧一時為天下計不徇一方為萬民計不恤一人賈讓有言瀕河十郡治隄歲費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其所徙之民大漢方制萬里豈與河爭咫尺之利

哉臣亦謂開封以南至於鳳陽每歲河水渰沒中原膏腴之田何止數十萬頃今縱於迤東之地開為數河所費近海斥滷之地多不過數萬頃而已兩相比論果孰少哉請於所開之河偶值民居則官給以地而償其室廬偶損民業則官賠其償而免其租稅或與之價值或助之工作或徙之寛閑之鄉或撥與新墾之田民知上之所以勞動乎我者非為私亦何怨之有哉矧今鳳陽帝鄉園陵所在其所關係尤大伏惟聖明留意萬一臣

言可采或見之施行不勝幸甚

治河論上 邵寶

萬世言治水者必曰禹治水而不法禹可乎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水之所以為水禹之所以為治無出此矣河也者天下之水之大者也禹之治水其詳見於禹貢其曰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洚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者皆順道之法

初無障逆之氿故能成府事之功而天下稱神其極至於地平天成焉由今觀之其所空之地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求之效甚小是故其成功也如此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而所空之地乃狹於禹所處之勢乃難於禹所求之效乃大於禹欲其成功不亦難乎何謂所空之地狹於禹蓋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隨其所之而疏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衝決之患非無衝決也彼自衝決而非吾之所得與也今夫一杯

之水舉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勢然也河自大伾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伾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東周旋如在杯之時大禹不能而況他人乎今河南山東郡縣碁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為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故曰所空之地狹於禹何謂所處之勢難於禹蓋嘗觀禹之治矣隨處施功初無窒礙亦無拘限今北有臨清中有濟

寧南有徐州皆轉漕要路而汴省在西南又為宗藩所在左盼右顧前瞻後望動則肘掣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隨吾意況水無情物也其能逶迤曲折以濟吾之事哉故曰所處之勢難於禹何謂所求之效大於禹蓋禹之所以為治去其墊溺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漕不及汴矣又恐壞臨清也不及臨清矣又恐壞濟寧也不及濟寧矣又恐壞徐州也使皆無壞又恐漕渠不足於運也了是數者而後謂之治故曰所求之

效大於禹以若地處若勢求若效雖禹復生恐其難矣而或者猶嘵嘵然曰某為上策某為下策某為中策則惑之甚也然則奈何奈何何哉蘇子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某於河亦云

治河論下

邵寶

夫所謂治之以不治者非不欲治之也蓋難於其治也

難於其治而遂不之治則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君子顧忍坐視吾無辜之百姓受兹酷烈哉今夫人有病其勢篤且死也將求醫以治之歟抑亦委之於不醫歟委之於不醫是待死而已矣是故謂河之不必治者待死而委之於不醫者也苟知求醫矣而謂其可恃以必不死且至千百年之壽此所謂不惟無益而又害之今之治河者何以異是是故亦治之以不治而已矣盖河自周定王時北徙漢氏而下決東郡決鄃子決魏之館陶分

屯氏決清河靈鳥瀆口其變非一議者或欲疏禹之故道或欲塞所決之口或欲分流以殺其衝決之勢或欲築堤以障其泛濫之虞或又有望氣用數而謂人力强塞未必可以應天者載考前史歷歷可見亦今日治河者之所熟講而飫聞者也雖成敗得失不能無辨然譬之醫者其皆一方乎苟不問其緩急先後執一方而求病之愈不愈則歸咎於方豈方之罪哉用方者之罪也取古之方隨其緩急先後而用之此所謂治之以不治

者也故如漕渠急則張秋等壩所當先築而疏故道塞決口分流諸派次焉然故道若髙則不必於必疏新流若下則不必於必塞其間泛岀旁溢或用疏法或用塞法以水治水吾無容心故曰取古之方隨其緩急先後而用之此之謂也今河之為患如一人之身而具百病者也朝輕而夕重表減而裏加雖有盧扁不能使之全愈也故必得良醫師坐守其側切脈觀色聽其聲音察其寒熱究其病之所由起盡心力救之如前所謂取古

之方隨其緩急先後而用之者幸而愈則調理如故不幸而復發於此則改圖而治之是故有求醫無遺醫藥餌常備攻治常施而不必其成功要於不死而已矣故曰治之以不治今治河之大臣良醫師也工與料藥餌也凡所謂疏塞分築之類攻治之法也為今之計宜常設總理大臣更置其屬頻廵視謹調護任滿則代或加命使仍其職而不必其功之成備工與料而惟其所用焉可也然大臣之任其事在朝廷疏塞分築之類其事

在大臣而所謂工與料者則在民矣民可使之困乎故治河非難也備工與料之為難也

容春堂集

總理河道題名記　于湛

王者宅中圖治必輓天下財賦以給經費我朝始由海運繼由陸運凡三變乃改今河運然地勢中高南北迤運就下乏水以濟濟水伏流齊魯隨地溢出為泉泉在東郡凡二百八十有奇各以近入汶泗洸沂諸水東流赴海文皇帝命工部尚書宋公禮修復會通河伐石起

堰東過諸水西注漕渠南北分流北流者會漳會衛上接白河南流者會河會淮下接寶應高郵諸湖漕渠遂亘南北濬泉以廣其源建閘以節其流築隄以防其潰決列鋪舍以通其淤淺闢湖瀦以時其蓄洩引水灌洪以平其險阻備夫以供其役銓官以司其事董之以主事八各有專職臨之以郎中三各有分地監司守令亦與有責焉又以地廣事劇役衆費繁宗統不可以無人乃勑差大臣一人總理於上爰集衆思以舉羣策歲輓

東南四百萬石萬艘鱗次而進時當盛夏維揚迤北乘風揚帆南旺迤北順流放舟既脱海運之險亦無陸輓之勞四方萬國五材百貨罔不畢集民命獲全國計斯裕文皇開濟之功同於天地諸臣弼成之蹟要亦不可泯也禹貢一書紀神禹治水之蹟與典謨訓誥並列為經昭示罔極我朝前此效勞諸臣水部分司各有題名而總理大臣漫無所考豈非缺典耶嘉靖丁酉予承乏是任深用慨惜乃搆亭公宇之東偏爰披往籍錄宋禮

以下若干人立石題名而各疏履歷其下仍虛左方以俟遞書庶後來者有考焉或曰漕河之畫制以帝都之在燕也前代都平陽都關中都洛陽都大梁並以黃河為運道寧有此勞費哉曰是不然夫東南以海為險西北以山為險遡海肆逆為難而乘高犯順為易故西北世有邊塞之患自遼左至甘涼六鎮皆守山外去中原千有餘里惟幽薊一鎮獨守山內中原內地與敵僅隔一山而山復中缺為敵所窺安史之盜唐契丹之盜晉

金元之槩宋率由此首難自昔有天下而以此地屬人未有能久寧者竊謂扼强敵而障中原據上游而制六合孔子復生必從文皇帝之見矣曰都燕之利則既聞命矣海運由浙西不旬日可達都下較之河運費省而功倍丘文莊衍義補言之詳矣近年言者亦多厭河運之勞而欲舉文莊之策于顧極言河運之利而欲侈諸臣之功亦諸久遠何也曰海運之法作俑於秦效尤於元祖宗已棄之策三代以前未聞也文莊計漂溺之米

而不計漂溺之人故以海運為便不知米漂而載米之舟駕舟之卒管卒之官能獨免乎考之元史至元二十八年海運漂米二十四萬五千六百有奇至大二年漂米二十萬九千六百有奇即如文莊言每舟載米千石用卒二十人則歲溺而死者殆五六千人此元人海運之弊之明驗也若之何乃尤人而效之哉河運之費於人所謂人巨人得者損上益下者王者以天下為家又奚恤哉曰海運誠不可復矣今之河運築堤建閘並

以人勝時不常泰人不皆良能保無意外之變乎曰變不可保也海胡可蹈哉今之黄河經行河南之祥符者去衛河僅七十里鑿而通之萬夫一月之力也議者徒以衝決為難竊以為黄河之難不難於海也二道並設而各從其便常可也變亦可也是則可為也曰此尤不可之大者先朝河決張秋運道梗塞聲數省之力指不貲之費再歷寒暑乃克底寧衆方幸其南子欲引之北吾不知其何説也如子之言且將為運道憂矣曰今之

黄河固古之運道也昔固北行而今始南遷也民間舟楫往來如織未嘗一日廢也在古則宜在今則否在南則利在北則否在民則可在公則否在海則易在河則難吾亦不知其何說也此不穀之見也謹併誌之

漕河圖志敘

予觀漕河圖志未嘗不敬嘆我祖宗之聖謨神烈之宏遠也夫漢唐皆當王關中矣宋嘗都汴矣而漕挽有三門七津之險有海運難其故道猶存見者罔弗驚駭惟

我國家則不然跨江入淮由河達濟四瀆畢涉舳艫相望者三千里雖有呂梁徐州二洪之險又皆疏鑿之命水部臣監臨之舟航利涉惟汶濟泉源或遇陽亢時出微細則疏沂泗諸水以益助之築閘置吏以啓閉之分命水部臣以轄之總命大臣以督之淺深惟均漕舟往來弗滯官軍樂於用命吳艘越艘燕商楚賈珍奇重貨歲出而時至言笑自若視為坦途於乎其視漢唐宋之險且難者奚翅霄壤哉雖然漕挽者官軍之勞輸納者

百姓之力也古者什而賦今則不然計畝輸糧徵逋索貢半歸官府百姓所食羨餘粃稗耳官軍兊運罔知寒暑牽簠捩柁百倍其勞既入太倉固皆充軍國之用而冗食者蜂攢而蟻聚甚至錦衣玉食大半皆游手狡滑之徒是皆小人之所當必去者也讀聖賢書食天子祿如吾輩其亦有伐檀之風否乎

漕河軍衛有司　府三　州十一　縣四十　衛二十二　所一

宛平縣 大興縣 通州 通州左衛

通州右衛 定邊衛 神武中衛 鄚縣

香河縣 營州前屯衛 武清縣 武清衛

天津衛 天津左衛 天津右衛 靜海縣

霸州 青縣 興濟縣 滄州

交河縣 南皮縣 東光縣 吳橋縣

景州 德州 德州衛 德州左衛

故城縣 武城縣 恩縣 夏津縣

清河縣 臨清州 堂邑縣 博平縣

東昌府 聊城縣 東昌衛 平山衛

陽穀縣 東阿縣 壽張縣 東平州

東平守禦千戶所 汶上縣 嘉祥縣 鉅野縣

濟寧州 濟寧衛 鄒縣 魚臺縣

碭山縣 蕭縣 豐縣 沛縣

徐州衛 徐州衛 徐州左 邳州

邳州衛 睢寧縣 宿遷縣 桃源縣

清河縣　淮安府　山陽縣　淮安衛

大河衛　寶應縣　高郵州　高郵衛

揚州府　江都縣　揚州衛　儀真縣

儀真衛

漕河水程自通州至儀真水路三千里凡為驛四十有二

通州路河水馬驛至本州和合驛一百里

和合驛至武清縣河西驛九十里

河西驛至本縣楊村驛九十里
楊村驛至本縣陽青驛八十里
陽青驛至靜海縣奉新驛一百里
奉新驛至青縣流河驛七十里
流河驛至興濟縣乾寧驛七十里
乾寧驛至滄州甎河驛七十里
甎河驛至交河縣新橋驛七十里
新橋驛至吳橋縣連窩驛七十里

連窩驛至德州良店驛七十里

良店驛至本州安德驛七十里

安德驛至本州梁家庄驛七十里

梁家庄驛至武城縣甲馬營驛一百十五里

甲馬營驛至臨清州渡口驛七十里

渡口驛至本州清源驛七十里

清源驛至清平縣清陽驛六十里

清陽驛至東昌府崇武驛七十里

崇武驛至陽穀縣荆門驛八十五里

荆門驛至東平州安山驛六十里

安山驛至汶上縣開河驛七十里

開河驛至濟寧州南城驛一百十里

南城驛至本州魯橋驛五十五里

魯橋驛至兗州府沙河驛六十五里

沙河驛至沛縣泗亭驛六十里

泗亭驛至徐州夾溝驛七十五里

夾溝驛至本州彭城驛九十里

彭城驛至本州房村驛六十里

房村驛至邳州新安驛六十里

新安驛至本州下邳驛六十里

下邳驛至本州宜河驛六十里

宜河驛至宿遷縣鍾吾驛六十里

鍾吾驛至桃源縣古城驛六十里

古城驛至本縣桃源驛六十里

桃源驛至清河縣清口驛六十里

清口驛至淮安府淮陰驛六十里

淮陰驛至寶應縣安平驛八十里

安平驛至高郵州界首驛六十里

界首驛至本州盂城驛六十里

盂城驛至揚州府邵伯驛六十五里

邵伯驛至本府廣陵驛四十五里

廣陵驛至儀真縣儀真驛七十五里

名臣經濟録卷五十一